

“东门”兴象文化意蕴考论

——《诗·郑风》意象及其意象经营艺术研究之二

杨秀礼*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内容摘要】《诗·郑风》作者选取郑国都邑东门来经营“东门”兴象,使这一处所名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由此形成了具有郑地域性文化特质的诗歌兴象。东迁后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共同形成的发达商业文化则为“东门”兴象形成的经济基础。故《诗·郑风》作者所经营的“东门”兴象表征了郑国上层贵族生殖崇拜文化意识,其文化内涵则具有商业文化性特征。

【关键词】诗经 郑风 东门 兴象 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09-0085-03

《诗·郑风》有一组咏“东门”之作,与《左传》、《史记》等关于郑地“东门”的记载共同形成“东门”兴象群。而这是由东门在郑人经济与政治等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郑地域文化特质所决定的。本文拟就诗人所经营的“东门”兴象的文化意蕴提出一孔之见。

一、《诗·郑风》“东门”兴象所象征的生殖崇拜文化意蕴

《东门之墠》毛《序》:“刺乱也。男女有待礼而相奔者也。”郑《笺》:“此女欲奔男之辞。”又《出其东门》毛《序》:“闵乱也。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二诗何以均以“男女相奔”、“男女相弃”即男女婚恋有关呢?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诗·郑风》所具之“象”作为“政典”的表征,必然或明或暗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代和地域背景下的民族记忆,传承着民族记忆深处远古(先王)时期图腾崇拜、祖先祭祀、巫术仪式、生活禁忌等文化意蕴,以艺术的真实再现并表征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真实。

(一)与郑国国君或上层贵族祭祀祖先神或土地神活动密切相关

《东门之墠》诗之首章曰:“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毛《传》:“墠,除地町町者。”清陈寿祺《诗三家遗说考·韩诗遗说》卷二:“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五引韩《诗》:“墠,犹坦也。”^[2]《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祫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立三庙,二坛。”郑《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墠。”则“墠”为西周春秋时期天子、诸侯用以举行祭祀祖先神仪式而特意经过人工清理后的一块整洁地面。

诗之卒章曰:“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毛《传》:“栗,行上栗也。”《论语·八佾篇》:“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用栗。’《淮南子·齐俗训》:‘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周人之礼,其社用

栗。”则周人祭祀象征国家的土地神时以栗木作为社树。那么,“除地为墠”、“栗木为社”何以在东门呢?昭十八年《左传》孔《疏》:“东门者,郑城西临洧水,其西无门,盖从东门入,为便,故辞于东门。”宋严粲《诗缉》卷八:“今日东门,郑要会之地。”元赵汴《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一:“(隐四年)《经》言‘伐郑’,《传》言‘围其东门’,是不成围也。”则《诗·郑风·东门之墠》、《出其东门》之“东门”,与隐四年、襄二十九年、昭十八年《左传》、《史记·宋世家》、《孔子世家》之郑“东门”为一地,皆即郑国都邑之东城门,为郑国“治乐”之地,“要会”之所。可见《东门之墠》一诗与郑国国君或上层贵族在其都城新郑东门外举行祭祀祖先神或土地神活动有关。

(二)与郑国国君或上层贵族男女举行“亲迎”之礼时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袁绍传》刘昭《注》、《初学记》卷三、卷四、《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太平御览》卷三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六并引《韩诗薛君章句》:“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吕氏春秋·本生篇》高诱《注》:“郑国淫俗,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诘之乐,芍药之和(私)。”《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溱洧》之诗也。……仲春三月(溱、洧)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惟以戏谑也。”由此可见,毛《序》所谓《东门之墠》写“男女相奔”、《出其东门》写“男女相弃”之说可从。郑国男女何以有仲春三月“相奔”与“相弃”之俗呢?《周礼·地官司司徒·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可见,统治阶层力倡仲春三月男女相会之俗,并制令推行,两周时期盛行于王畿之地与诸侯之国,唯郑国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独特的地理环境而特别兴盛(淫)而已。故《出其东门》之首章自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之咏叹。故《东门之墠》、《出其东门》为郑国贵族男女于东门之外、溱洧之畔、互赠信物而情

* 作者简介 杨秀礼,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献。

定终身之恋歌。

由此《东门之墉》之“墉”既非一般的祭祀祖先神之场所，“栗”则非一般的祭祀土地神之社树，而与郑国国君或上层贵族男女举行“亲迎”之礼时祭祀祖先神与土地神活动密切相关。我们可从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找到佐证。昭元年《左传》：“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墀听命！’”杜《注》：“欲于城外除地为墀，行婚礼。”则郑国上层贵族在举行所谓“婚姻六礼”之一的“亲迎”之礼时必须“除地为墀”以祭祀祖先神，则诗人一提到“东门”自然就会联想到男女“相奔”或“相弃”。

（三）“东门”兴象表征了郑国国君或上层贵族的生殖崇拜文化意蕴

《墨子·明鬼下》载有郑穆公昼于庙中梦拜句芒事^①，郑穆公何以拜“句芒”神？传世文献有所提示。昭二十九年《左传》：“少皞氏有四叔……使重为句芒，木正。”《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②则句芒为少皞之子，为少皞氏木正，司春季之神。《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礼记·月令》：“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季春之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吕氏春秋·离俗览》：“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花不盛则其果实不生。”《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天子城门十二，东方三门，王气所在处，尚生育。”《说文·辰部》：“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物皆生。”则春神句芒方位属于东方，为司生命之神，可以说是上古中国的爱情之神。

上古时期人口多寡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准，亦邦国强弱的重要标志，人口繁衍自然为宗族邦国兴衰的头等大事，人们自然要祭祀爱神句芒，太阳起于东方，人们视东方为生命之源，在东门祭祀处于东方的爱神句芒自在情理之中。如此，在先民心里东方为万物孕育之处，“东门”便具有崇尚生育的象征意义。《明鬼下》所谓郑穆公之见句芒，说明春秋时期句芒依然为郑人尊崇之神。则郑国上层贵族在举行“亲迎”之礼时须在东门“除地为墀”以祭祀祖先神，实际上为先周时期祭祀爱神句芒之文化遗存，更说明郑人“尚东”思想意识的文化渊源。

所以，诗人一提到“东门”自然就会联想到男女婚恋，“东门”自然具有独特而神秘的象征意义，表征了郑国上层贵族的生殖崇拜文化意蕴。

二、《诗·郑风》“东门”兴象生殖崇拜文化意蕴内涵的商业文化性

春秋时期郑国文化渊源的多重复合性特征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孕育出较其他诸侯国更为发达的城市文明与商业文化。

（一）郑国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足使其商业文明高度发达

《战国策·韩策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履糟糠，地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③。《史记·张仪列传》、《资治通鉴·周纪三》说同。《汉书·地理志下》：“后三年……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可见，春秋时期郑国“土陋”、“险恶”、“山居”、“谷汲”的自然条件，使其不甚适合农业种植，农业生产

水平较低，人民生活困窘，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民风。这表明在西周春秋时期姬周及其诸侯国占统治地位文化为农耕文化的情形下，农耕文化却不是郑国的典型文化。

前已提及，郑乃灭虢、桀等国后东迁新郑的，其统治区域乃殷商旧地，即所谓“妹土”，亦即现在的中原地区。这一地域自夏商以来为人口密集之地，人均资源相对较少。故在西周初年，周公旦曾迁殷民旧族居于东都成周（今洛阳市）及其附近地域，乃“明大命于妹邦”，使其“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周书·酒诰》），即鼓励包括后世郑地在内的“妹土”之民通过从商以解决生计问题。至西周后期，宗周上层贵族避难而陆续东迁，及幽王覆亡而平王东迁后，大批宗周贵族乃随之东迁，而宗周贵族东迁的首选之地乃地处中原腹地的虢、郛诸国^④。这自然造成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更加缺少的严重局面，迫使更多的人放弃原来的农耕生活方式，投入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去。而宗周贵族带来的雄厚资本为郑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商业经济在郑地自然有了更大的发展^⑤。

值得注意的是郑国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足使其商业文明高度发展，商业文化成为其重要文化。《史记·货殖列传》：“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⑥清魏源《诗古微·郛郑答问》：“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臻。”春秋时期的郑国，西接周晋，北临燕卫，东至齐鲁，南界陈蔡，其地当中国要害，为关东诸侯国的交通枢纽，联系着多个周边商业名城，东方齐鲁的鱼盐之利，西方秦晋的贸易往来，都须经过郑国，新郑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商业中心。

（二）郑国商业经济发达足使其都邑建设高速发展

从春秋初期郑庄公之弟共叔段（京城大叔）违制修建采邑京城（在今荥阳县东南）之事可知，郑国公室、公族、大夫自东迁新郑，就开始注重都邑建设，有都邑建筑面积甚至可与国都规模接近，以至于祭仲惊叹其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隐元年·左传》）。因此，郑国除其都邑新郑外，尚有郛、制、京、祭、廩延、颖谷、长葛、牛首、新城、汜水、郛城、管、郛、祭、虚、滑、梧、旧许、胥靡、献于、雍梁、宛、城廩、郛、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等名都大邑^⑦。

在郑国如此多的名都大邑之中，都邑新郑自然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传世文献与地下考古可知，韩郑故城新郑城整个西“城”和东“郭”的布局，都是坐西朝东而以东门为正门的。东郭主要有冶铜、铸铁、制骨遗址，东郭小吴楼村有春秋战国时代冶铜遗址，面积达十多万平方米。遗址东北部边缘，发现战国文化层压着春秋文化层。东郭春秋文化层中发现有熔铜炉、木炭屑、陶范等，还有“逯市”存在^⑧。这表明新郑的手工业作坊和市区主要都分布在东郭之内，东郭工商业的繁荣自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新郑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史记·河渠书》：“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汉书·沟洫志》说

同。就新郑故城的地理位置而言,西北靠洧水(今名双洎河),东南靠黄水,位于二水交接的三角地带,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长约4500米,新郑东门之外有一块整齐的平地,新郑东郭南面利用溱水,东面利用黄水作屏障^④。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在先秦时期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为郑国都邑新郑乃至全国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溱、洧二水之功用表征着郑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从一个角度上说明了郑都邑新郑东门的繁荣与发达。可见,郑国商业经济的发达对其城市建设与发展必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郑国尤其是在都邑之地商业文化气息也更加变得浓厚起来。这就使得郑国地域文化内涵具有显著的商业文化性特征,“东门”兴象生殖崇拜文化意蕴内涵自然就具有商业文化性特质。

注释:

- ①《山海经·海外东经》郭《注》:“《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赐之寿十九年。’”与今本《墨子》说异。
- ②《月令》郑玄《注》:“句芒,少皞之子,重为木官。”《白虎通义·五行篇》:“句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言萌也。”
- ③《周纪三》胡三省《音注》:“韩有宜阳、成皋,南尽鲁阳,皆山险之地。”案:“三家分晋”韩得成皋,卒以灭郑。则战国时的韩国是在其所灭郑国的旧土上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反映出春秋时期郑国的地貌特色与经济状况。

(上接第84页) 《公羊传·桓公三年》:“僅有年也。”何休曰:“僅,犹劣也。”

《淮南子·原道训》:“遭回川谷之间。”高注:“遭回,犹委屈也。”^⑧

《吕氏春秋·孟春纪》:“天子居青阳左个。”高注:“个,犹隔也。”

《论语集解》中郑玄曰:“猷,犹贤也;方,犹常也;为,犹助也;往,犹去也;始,犹首也。”

《论语集解》苞氏曰:“摄,犹兼也;迂,犹远也;蔽,犹当也;讼,犹责也。”

《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王逸注:“浩,犹浩浩;荡,犹荡荡。”

也有用于解释比喻义的,如:

《论语集解》中孔安国曰:“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也。”

《论语集解》中苞氏曰:“言白公处其肆则事成,犹君子学以立其道也。”

综上所述,“犹”字句式不用于形训,只用于音训和义训,音训时极多的情况是用于词的互训,也是所谓以词解释词,彼此的区别只在于音训的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音同或音近关系。而义训中又用于词与词的互训,而不用于是用具体的语句说明事物的形状、性质第一词语的场合。这便是“某,犹某也”这个句式,亦即“犹”字句式作为训诂术语

④襄十年《左传》载周大夫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驿旆之盟。”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

⑤《国语·郑语》:“(郑桓)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郕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韦《注》:“十邑,谓虢、郕、邬、蔽、补、舟、依、柔、历、华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

⑥《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引晋灼曰:“言地薄人众,犹复有沙丘纣淫地余民,通系之于淫风而言也。”张守节《正义》:“沙丘在邢州也。”案:战国时代赵国都邑邯郸为故卫地,此谓河北之卫,与郑国同俗。

⑦陶范主要是、铲、铸、凿等工具,以钁范较多。

参考文献:

- [1]陈寿祺.三家诗异说考[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刻左海续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8.
- [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中华书局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本,吴格点校,1987:361.
- [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中华书局点校顾氏万卷楼刻本,吴树平等点校,1993:749-760.
- [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6-69.

时被使用的区域。

注释:

①古敬恒《〈吕氏春秋〉高诱注“犹”字说例》(《佳木斯师专学报》1989年5期)将“犹”字的用法概括为六种,用法下面又有更为详细的划分。向宁《简论段玉裁给训诂术语“犹”下的定义》认为有两种情况。周大璞《训诂学初稿》认为有四种情况。刘世俊《论训诂学术语及其规范》说有七种情况。的确,象“犹”这样身兼多种功能的术语很难体现作为训诂术语应涵义清晰、严密而且用法稳定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何占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古今字浅析[J].现代语文,2008(10).
- [3]刘瑶瑶,杨晓宇.《说文解字注》声训条例述评[J].兰州学刊,2006(6).
- [4]李奇瑞.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对文字学的理论贡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 [5]乌兰.简析训诂术语“犹”[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5).
- [6]向宁.简论段玉裁给训诂术语“犹”下的定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
- [7]刘英波.郑玄《三礼注》中“犹”字用法探究[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 [8]王明春.高诱注中的“犹”字[J].枣庄学院学报,2006(6).
- [9]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刘世俊.论训诂学术语及其规范[J].宁夏大学学报,1996(1).
- [11]齐佩瑢.训诂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4.